

通志堂經解

DE 22
1411
388



門 12
孫
卷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音骨於私欲而

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

世子言母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

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門人

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意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

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

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

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成鬮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鬮古反

成鬮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即此也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

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

以道無二致而復扶又反下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

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悅音命篇瞑眩憤古對反亂言滕國雖

小猶足為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

去上聲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旬反於

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

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

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

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 疏所居

反飭諸 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

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
 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也不緝上入音惟曰斬衰下同緝之曰齊衰音離疏麤也麤
 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見喪大記
 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

文王之弟周公旦其子伯禽封於魯

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

而魯祖周公為長

上聲

兄弟宗之故滕謂

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
 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
 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

周禮大官天官冢宰地官為司徒春官為宗伯夏官為司馬秋官為司寇冬官為司空司者以其各主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非人所主天官冢宰以其總御眾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

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

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記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左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未葬居倚廬於中門

之外記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疏云此君大夫士居廬之禮謂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

為廬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以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袒露也蓋未葬則倚木為廬故云未葬居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不得謂之倚廬矣問喪云成壇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草土也既虞剪屏柱楣寢有簾既練舍於外寢几初喪居廬室子為父臣為君各依親踈貴賤之序又按唐大曆中有楊垂撰喪服圖云設廬次於東廊

通志堂

下無廊於墻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墻下去墻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止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戶一孝一廬門簾以縷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苦塊其廬南為聖室以壘壘三面上至屋如於墻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木枕室南為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為小功總麻次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為父與母同為繼母慈母居聖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準母其聖室及幕次不必每人致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下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

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紉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反古巧

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

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

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左定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君焉月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較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

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

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

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

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千五百家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可容牛馬十夫有溝則千畝之口也溝之深廣倍遂溝上有畛可容大車百夫有洫則萬畝之田也洫倍溝洫上有途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夫有澮則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直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凡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

去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屬而言也奉新陰昭云鄉遂存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為井田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扶開反之一為

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

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

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七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

田在野曰廬
在邑口里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壙於用反也盈滿也盼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

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

俾淺反

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

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

左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十八年公薨既葬也

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扶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
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
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
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

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金氏

曰滕裁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計也以
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為田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金氏曰此兩句

與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合語錄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皆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見王制圭田無征疏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

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

禮

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俟其壯而有室然

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

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

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

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

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

正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

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

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

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

與災同恤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聞。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

註未及改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音撮竹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金氏曰黃帝使大撓作甲子始

迎日推策故陰陽家說時日吉凶多推言黃帝醫家亦本黃帝岐伯設為問答之辭傳述古語雜以附會然比之諸家號為精深輒氏曰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不稱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雅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

七亂反

以為

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

怪音孟

子分別必列反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

者冬官考工記埴埴之工陶旋賈公彥疏陶人為瓦器甑甗之屬旋人為瓦簋有虞氏尚陶器貴質故也旋音甫又音做冶為釜鐵

者舍止也或讀屬音上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如正字

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濬音藥濟子禮反濬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按蔡氏書傳云。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然則朱子亦因郭璞註而誤也。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考之春秋晉嘗通吳而會

之皆由陸而至。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不通。至哀九年始城邗。溝邗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為禹蓋因此也。○金氏曰。當是疏九河。淪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孰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穡疏說文種曰稼斂曰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如畢命稱周

大正六少百十一
公君陳畢公為三后是也稷名棄者其母有邵氏出野履巨人
跡而孕及生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
然言教民
鄧國

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書皋陶謨篇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者勞之來如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此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

論語注則猶準也當以為正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

音服

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

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

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

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

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上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于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本古注疏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

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領覽為祠壇丈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營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

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

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音干也皜皜潔白貌尚

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仿兩妃

反弗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賜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人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上聲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

續反比必二又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

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僻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

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為法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

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

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

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

音蒲旬 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爰音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
 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
 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
 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
 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
 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
 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

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
 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
 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

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螻

音婁音姑

也啜攢

反祖官

共食之也顙顙也泚泚然汗出

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

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

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

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

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

平聲箋見論語功虧一篑下

也裡

土舉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

反敷救

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

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

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

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衡澤虞之職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

田獵則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以屬禽

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

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

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

虞人之言

事見左昭二十四年

夫

音扶

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

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

是掌

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第六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

於兩反

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

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

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

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

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也趙岐註法度之御應禮

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五御逐禽左是也○饒氏曰射者是

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

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

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

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

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慣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一比必
一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

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

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

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

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

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

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金氏曰衍即犀首也怒則說音諸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處反冠去

聲女家之

加冠如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

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

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名鎬昭武人曾受學於朱子曰戰國

之時聖賢通否反部鄙反扶又見其德業之盛但

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懸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記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

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言才二商執雞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

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引禮曰至先王先公大略禮記祭義之文諸侯為藉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

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

宗廟之粢盛按國語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卿大夫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

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采而藏之御廩注甸

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古

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暉受之繅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文章而服以

祀先王先公

周禮春官天子有六宮九嬪二十七世婦諸侯半之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季春朔旦君皮

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及卒蠶事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服祭服受之為此繭欲為祭服也副之為言覆也若今之步搖首著副身著褱衣然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歟三盆手者三淹也淹去聲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互言天子諸侯也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此王制之文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案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

皿眉永反所以覆器

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舍上聲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

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

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此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周禮冬官梓人爲窶簞爲飲器爲侯鵠匠人掌建國營國

之不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音嗣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謨官反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

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通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

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以示威服鬼神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伐之王偃走死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威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

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

古註夏諸侯嬴姓之國

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

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

商書仲虺

許偉反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讎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疏禮

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

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疏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商

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蚤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音休謹也齊

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

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通鑑文侯以上子夏曰子方段干木為師泄柳魯繆音公時

人泄柳即子柳元後篇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

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

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報奴簡反

脅肩音練諂笑音體強上聲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

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報報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洛音

洛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擁音擁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

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疏飛廉乃商纣之苗裔

喬善走其子惡求有夕俱以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

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

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

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

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

宜改作傳字

典庸

示仁

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作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

吾為此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

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

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勅去聲我疑於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

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

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

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

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螬音齊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克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虛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鶩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鶩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鶩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鶩鶩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顛同顛與蹙同子六反惡

平聲鶩魚乙反蛙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颯颯鶩聲也頻顛而言以其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去聲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

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無人為大三句出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

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

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趙岐注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
 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
 公輸子名班
 魯之巧人也
 淮南子云楚王命公輸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曰
 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是公輸即魯班也或云魯昭公子
 規
 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
 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不能平治天下
 凡二十八章
 離婁章句上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

趙岐注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

公輸子名班

魯之巧人也

淮南子云楚王命公輸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曰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是公輸即魯班也或云魯昭公子

規

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

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

音同

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鍾大

音泰族千候反

姑洗

先上聲

蕤

音去聲

賓夷則無射

前漢律

音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
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又箋見論語第八篇下五音同

商角徵

反

羽也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

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

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

麵為犧牲斷

都玩反

死刑必為

人聲

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

可謂有仁聞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諱謹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

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前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糖飯而已大同十一年上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悅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由是王侯益橫盜賊白晝殺人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而不能禁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
去聲武帝之末江南

大亂

梁都建康故曰江南梁太清元年東魏太傅侯景以十三州內附上以建康縱兵大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上為景所制五月丙辰遂殂

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

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

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作嘉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

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負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

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

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

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二句乃禮器之言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

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朝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音鐸下度量度同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

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去聲與為亂鄒

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

與同聲去聲

三五十一

君正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君正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典禮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閑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閑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大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

按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蕚乃制諡諡者行之迹也諡法幽而卒者動祭亂常幽殺戮無辜厲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上聲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

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

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去聲是

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
 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
 如此出劉向新序雜事篇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
 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
 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
 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
 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

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
 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
 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
 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
 留礙牛代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
 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音朝廷之力能制其死
 命特以處止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通鑑唐憲宗元
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承宗自立為留後上欲討之裴均諫而止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
 何如李絳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承宗怨望得以為辭若因弔祭使
 至彼自以其意喻之今上表削地無令知出陛下意乃遣京兆尹袁武宣慰承
 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元和十年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
 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以不忠純待之十二年以韓弘為都統與

裴度同討蔡十三年弘自將擊李師道圍曹州裴度上疏論皇甫鎛姦邪苛刻因論及此云云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如字與人也吳麤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

與之吳都即今平江府浙西之地地理志平江舊有齊門按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為太子聘之女少思齊而病閭閻為女起望齊門今女遊其上

孟子所云即此也又按春秋傳襄二十四年晉平公亦嫁女于吳同姓也齊侯以女為媵此又可恥矣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音樂急音洛敖音去聲皆若效大

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

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楚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辭商士商孫子之

臣也

詩傳云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

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

之祭以鬱

紆勿反 丑亮反

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按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

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芳香受達以降神鬯者以其調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

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通鑑漢桓帝時潁川陳寔長子元方名紀次子季方名湛紀湛之子嘗問二父優劣於其祖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四百九十八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
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
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

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去聲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則勿

施於民音潮鼯音倉故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

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

不盡此漢文十五年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醵魚者獺也為叢醵爵者鸚也為湯武醵民者

桀與紂也為去聲醵與驅同獺音鸚爵與雀同鸚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鸚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醵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也

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

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

音干

久益善夫

乾久之艾固難卒

倉沒反

辨然自今畜

勅六反

之則猶或可

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

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

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

雖昏愚之至皆可漸

子廉反

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

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反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通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

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

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世有功

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

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虞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

合通鑑漢高帝元年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諫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

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聲之況爲去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辟與聞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吳起之徒

按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不能及臏乃召之至以法

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威王以為軍師魏遣龐涓伐韓齊以孫臏救之以計殺龐涓於馬陵又史記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既遠游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與起絕魏文侯用為將嘗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連結諸侯如蘇秦

張儀之類

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橫之術游說七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張儀相秦主橫主橫者皆欲諸侯割地以事秦主從者連諸侯以攻秦

辟開墾

口本反

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

任耕稼之責如李悝

枯回反

盡地力商鞅

以兩切

開阡陌之類

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勤謹則畝益三升注與之三升也當言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

所之八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以謹觀歲上中下熟大熟則

糴三石而舍一中熟則糴二石熟則糴一石小熟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

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小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發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行之注路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

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年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

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人在目故曾中正則精神而

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史記滑稽傳云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授與

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去聲別必列反也記內則男不言

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聲鍾直垂反

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

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同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

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

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

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去聲子何也所謂

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

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言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禮牛羊豕為三牲即太牢是也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身正則家齊

國治去聲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

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

古註與詩室人交偏適我之適

間非也格正也徐氏

名度字孝節

陽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周書周命篇

愚謂

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

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

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

去聲下同

矣大人者大德之

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氏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

曰我先攻其邪心

見荀子入略篇

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

扶音

政事之失用人之非

者能更

平聲下同

之

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

扶又反下同

有其事將不勝

平聲下同

其更矣人人而去

上聲下同

之後復用

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

去聲

之職必在乎格君

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

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

待洛反

也呂氏曰行

去聲

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

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

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

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

去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又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傲王驪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蚤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歠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歠也舖博孤反歠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歠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岐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

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

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禹謨祗載見瞽瞍憂憂齋慄瞽瞍亦允若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

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

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

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

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

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

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曰舜之所以能

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恭為子職不見父母

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去聲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瓘字堃中延平人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百廿八
三十三
三十三
穆旺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在豐鎬胡考反今有
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

孟子集註纂箋卷八

通志堂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

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

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語錄云古者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其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

音鐸下同

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

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

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杠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

曰十月成梁見春秋外傳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

互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關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闈音昏人為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闈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關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

之辟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

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金氏曰葛氏本

出諸縣後徙琅琊其地自有葛氏故自諸而遷者稱諸葛以別之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鄉侯謚忠武續漢書曰亮為相十四年才兩故或言其惜故

者亮曰云云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反然無敬矣故孟

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

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

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又之而

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

音齊衰

三月按儀禮喪服篇傳曰

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按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

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

匹妙反掠

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

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

音錮欒盈也

左襄二十一年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微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潘興嗣字延之豫章人號清逸嘗從濂溪遊曰孟子告齊

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

必列反

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禮為舊君反服之意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

去聲齊王

深言報施詩知反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

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老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

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上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

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如字心通自然

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

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

靡也

此句出韓文送陳秀才彤序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

周亭

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工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

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佩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

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亟數音胡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古疏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合讀如字詳見上聲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

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通志堂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言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

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
 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
 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
 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
 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事見魏卷二書曰禹拜昌

言見大禹謨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借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金氏曰詩中用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字意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

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下同狎而不泄與褻同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事以見形向反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

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

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春

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

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杌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

人之號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人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才子天下謂之構杙此因以為凶人之號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左傳序文

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吏官也竊取者

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

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

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

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

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總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音所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此記大傳全文本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

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勿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

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

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

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箋見篇末故孟子

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

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

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

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

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 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
自立後為家眾所殺左襄四年云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愈猶勝
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鐸音庾公必不害已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平聲不害人乃以
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
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

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

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古疏云左襄十四年云尹公佗學射於庾公

衛獻公公孫丁衛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軸而還尹

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孟子之言與此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即西施也吳王夫差破越越人選美女西施以獻請退軍吳

王得西施為築姑蘇臺高三十丈遊宴其上及吳亡范蠡攜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

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

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句

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

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漢書

董仲舒策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

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久反造作而

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

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

至為歷元也史記歷書漢武帝詔太史改顛項歷作大初歷起五行建辰

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注云案律歷志以前歷上元至太初

四年一六十一歲至元封七年復得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又云目

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

故云夜半朔旦冬至也若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此治曆之本也程

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

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

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疏云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

早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

通志堂

五子集注

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利音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

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故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音教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古疏云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兼稷言之何也曰如論語言躬稼主於稷亦兼禹言之是帶說來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

然處上聲之名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

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 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 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

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言於眾所惡去聲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

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

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上聲害或死難去聲其事不同者

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

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莫反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厭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
 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異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反閔下謂之旻天號泣

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平聲夫音扶

恕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箋此語本趙岐註不知何所據于父

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

其外趙岐注九子事舜以為師丹未外八庶未間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

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未聞也○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

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為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嬌事舜親戚甚有

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又言二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周禮郊野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又按莊子徐無鬼篇舜有纒行三徙成

都至鄧之墟十五萬家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以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以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楚辭九歌大司命篇

從長幼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

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字曰妻去聲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

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

朕琴朕弢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張都禮反忸怩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

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

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

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

事也箋空音孔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臨武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井名舊傳云並舜井也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列女傳二女教舜上廩

曰鵲女衣裳鳥工往教舜穿井曰去汝裳衣龍工往故謂鳥工龍裳故井廩之難

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

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

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

于盾

樹尹反

也戈戟也

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魯之屬禮圖云戈今之勾戟又云今之三鋒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

以其與戈和類故云戈戟也

琴舜所彈五弦琴也

砥瑀

丁聊反

弓也

通鑑外紀云舜彈五

弦之琴歌南風之詩瑀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

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

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

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

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

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

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

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

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困而未紓舒音之貌洋洋則

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

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况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

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

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

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

流徙也共音恭王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為

黨如書堯咨疇若予采驩兜舉共工可見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殛誅也。繇，禹父名。方命，部部反。

堯典

族治水無功。

見書堯典

皆不

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

趙氏曰幽州北

商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

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

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庠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未知是

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

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

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

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

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

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不

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

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句反其親

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

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顛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

尚云

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句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樂器之音也箋見論語第八篇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四乃八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

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

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
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子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义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
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
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
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加長上聲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

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銜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擅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

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稅湯致於王道蓋

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馵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命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

慕愛樂之也馵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

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

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

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說命下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
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
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與遜同也近謂仕

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
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羊醫也周禮天

醫注瘍瘡癰也侍人奄與闢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

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讎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孔子世家孔子嘗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冢據此則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見史

韓非傳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一亂制

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

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魋也司

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陳侯名周案

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餽女樂以間去聲之孔子遂

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朝音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句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為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

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

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僖二年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

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見莊子田子方篇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